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四

明 湛若水 撰

立志下

漢光武建武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賔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屢徵乃至拜諫

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臣若水通曰黨顧守所志所謂不降其志志於隱逸者也若子陵者非志道之士耶故子陵之不受諫議非為高者也其與魯兩生皆王佐才如用之禮樂其可興乎是故抱天民之志不可以小成也故逃名以多修多修不可以詭俗同器也故違時以獨善獨善不可以忘世也故應物以覩兆見兆不可以苟從也故全身以遂志是故懷仁輔義崇德致用道斯修矣

道德以崇禮樂具矣久要同遊觀由察微叵同器矣
物色幣聘感其幾矣咄嗟諫議兆斯決矣耕釣富春
志正終矣其處也龍蟄其出也雲遊其去也鳳翔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獨立而不為離羣見世而不為隨
時彼得湯武之君則伊呂何尚焉圖讖之惑狂奴之
鄙其如禮樂何哉此子陵之所以見幾而作乎
晉愍帝建興二年陶侃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
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

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臣若水通曰侃之運甓自勵其亦卧薪嘗膽之志乎以致夫平定中原之力其志大矣此其所以高出於王謝諸人之表哉

晉明帝太寧三年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志勵於勤而荒於惰故古之聖人

憂勤惕厲不敢懈惰荒寧為志故也晉之風俗惟尚清談放達相高以至風頹俗敗禍延國家侃乃慨然以憂勤自厲可謂超然自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哉

晉元帝永昌元年譙王丞曰吾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丞音拯）

臣若水通曰若丞所謂國君死社稷志士也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丞也有焉後之

守土者望風而降或力竭勢去甘為臣虜亦獨何心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朕所好者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爾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自以好堯舜周孔之道似乎有志者矣又以為如鳥翼魚水失之則死非有志而知道者能為此言乎然貞觀之治不能並隆堯舜者何

也抑所志者徒區區於堯舜周孔文爲之末而不講
於大道故邪孔子曰志於道夫道本諸身行諸人倫
而達諸天下者其本則曰允執厥中而已一以貫之
而已太宗所志堯舜周孔之文爲與梁武所談之空
過猶不及爾故人君有志於學其所志可不講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
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
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

臣若水通曰語稱匹夫不可奪志而況人主乎而況志於道者乎苟志於道則凡遷善改過無一而非為志也夫然後富貴貧賤處之一確乎不可奪矣惜太宗不講於此而徒以氣質用事有時而易矣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上賜手詔褒美魏徵曰昔晉武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凡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臣若水通曰太宗知晉武平吳而志驕而不自知其志漸不克終於治定功成之時者何邪凡以志之不立也其志既立則不變塞焉至死不變何前後衡决邪大抵三代之下人主精一之學不講而往往假仁義以行之無惟乎其不克終矣雖然弦韋之喻又後之世主所不及也

賈誼曰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

[illegible]然憂以愀

臣若水通曰夫志一而已矣何也天理一而已矣天理存於中而為志流動而不居隨處而發見在朝廷為清嚴在祭祀為思和在軍旅為精厲在喪紀為憂愀無一而非天理也是故一志立而萬善出矣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所學必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

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
臣若水通曰所謂志者不可奪之謂也固不以成敗
利鈍而易心矣其可以奪者謂之意氣則可謂之志
則不可仲淹所志以天下之憂樂為巳之憂樂庶幾
伊尹之志矣顧其不能俾其君為堯舜而無一夫之
不獲者何邪豈一德之學未之講邪使仲淹志伊尹
之志以一其德則以其憂樂擴而充之將與天地萬

物同體而王道可行矣故君子之學以志道為至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廷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臣若水通曰太子不以蔡京所獻琉璃酒器蕩其志誠若有志矣惜乎其明知京之奸邪而不能去反聽京以計逐邦光有志之主固如是乎書云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必百志惟熙之主而後可然則為人君者可不以立志為先務乎

宋孝宗淳熙八年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

臣若水通曰伯恭任道之志卧病而不衰庶乎曾子所謂仁以為巳任死而後巳者矣獨不知其當時所任重者果孔門之所謂仁乎否也雖然世之人君以思得頗牧之心而思得如伯恭志道之流以與之遊

從講習亦庶幾能引君當道志於仁者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遥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臣若水通曰天祥其古之所謂志士者邪彼其一念慨復之志起而踣踣而復起故其開府南劒而忠義所激雖勤王之師不少得志于元而衆志不挫有以也夫觀其就義數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葢其所志有素定也宋之人主使天祥得行其志于初年則董宋臣遷都之論必不行賈似道之奸必斥宋之國家豈至亂亡哉宋不出此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扁鵲望之而走者而使忠節之臣抱

志與國同斃不能不掩卷爲之太息流涕

宋儒周惇頤通書曰志伊尹之所志

臣若水通曰伊尹之志志於仁者也伊尹恥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以爲己辜與物同體矣推其本自樂堯舜之道中來也是故君子欲志伊尹之志者當先志於道夫伊尹王佐也人君欲復三王之治者宜求如伊尹之臣同其志而咸有一德焉可也

張載理窟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

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與天地同大也君子之學復其初焉爾矣故必見大然後能志大所志係於所見也志於大而局於小者有之矣未有志於小而能大者也故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君子小人賢否之別顧其所識所從大小之辨爾故志不可不早定也

程顥上殿劄子有云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若水通曰萬化生於心故萬善始於志也志定而不能善其事者未之有也志不定而能善其事者亦未之有也故君子定志之為貴一定志而天下之治成矣程子斯言萬世人君所當服膺而從事者也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為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臣若水通曰人有恒言志其帥也氣其卒徒也帥欲進則進欲止則止此其機猶非一身也志其心也氣其手足也心欲持則持欲行則行在我而已矣故君子養其志而氣斯至焉故志立而氣隨則老少死生不能移矣

程顥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寛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廪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尤

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是故庶政之務本於責任求賢而求賢責任又本於立志立志在於求道而體道在乎誠心志道要矣誠心急焉人君務學以致治可不知乎

真德秀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鋭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

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臣若水通曰真德秀論志之言可謂切至矣然以為基以為發軔則似若以為始而未究其終者夫志者入道始終之貫也故孔子自十五志學至於不踰矩皆一志之所至也後之學者可不辨志以為終身之地乎

張栻作桂陽軍學記有云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

端誅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禄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臣若水通曰異端利禄之奪志夫人皆知之也文采讀書之奪志雖宿學者未必知之也志立而讀書以發於文采猶樹木之根發於枝葉花實皆一氣之貫爾周惇頤曰聖人之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程顥謂謝顯道曰玩物喪志黄魯直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夫志立則我立我立則讀書文

黍不能喪志而皆可以養志矣惟聖明留神焉

國朝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入見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

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閒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禄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

臣若水通曰臣伏覩太宗文皇帝選庶吉士教之於祕閣而進其學先之以立志本之以道德全之以體用發之以文章可謂知本矣大哉皇言至矣皇教其

後諸臣往往事業有可觀但未聞以道德顯名者豈亦未盡副聖教期望之盛心乎洪惟聖子神孫法祖立教拳拳於庶吉士之訓甚盛典也為庶吉士者宜以聖賢為志以道德為本以文藝為末庶無負於列聖相傳教養之本意也

格物通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五

明 湛若水 撰

謀慮上

易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臣若水通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相訟之象作事謀始所以止訟端也張載曰戲動作於謀也謀而善則善謀而不善則不善不善則訟端啓矣謀始者何也人心發慮之初也吉凶善惡於是乎分而訟不訟兆

焉故謀之慮之求盡乎天理而人心安矣孰得而訟乎人君事失其謀天下訟之也其可不謹始而慮終也耶

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臣若水通曰上者履之終九以剛明之才處之故能自考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祥不祥而善惡禍福之分數見矣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祥生於所履之善考祥非徼福也以自考也審視其所履者果

天理邪人欲邪善邪私邪私則不祥生焉善則周旋無虧吉孰大焉人君履天下之事隨處體認天理其履而皆善則天下治矣豈非所謂元吉哉

蠱彖傳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臣若水通曰三日言久也故齋以三日喪斂以三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并甲為七日矣書曰服念五六日言甚久也久則慮之詳而事無不善治蠱之道審而人謀盡矣人謀非他也盡乎天理之極致而無歉

者也如是則亂於是乎終而治於是乎始矣天道之運行無終不始無往不復其理然也而況於人乎人君之治蠱致其先甲後甲之謀則何憂乎蠱之不可治哉

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臣若水通曰巽之九五剛健中正故為貞正而吉吉則悔亡而無不利矣先庚後庚猶蠱先甲後甲之義

甲者干之始庚者干之中故舉以互言之五為上之中庚為干之中故有無初之義言貞吉如此雖無初而亦有終況有初者乎先庚後庚謀之六七日則謀之審而無不正矣以是居巽其有不吉乎

繫辭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臣若水通曰物我人鬼理一而已矣人謀者謀諸人驗其理之同然者也鬼謀者謀諸蓍龜驗其理之自然者也蓋人心之理即易也易之理即吾心也故二

謀盡而理得矣吉凶決而亹亹成百姓日用而不迷矣豈惟百姓為然哉古之帝王詢于芻蕘鬼神其依而龜筮協從夫然後盡天下之謀也謀其可以不審耶

繫辭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臣若水通曰箕子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以其心一而已矣理一而已

矣說諸心則理得矣謀諸己也研精諸侯之慮則盡羣臣卿士之謀謀諸人也夫然卜筮之用盡矣決吉凶而不疑成事功之亹亹而不倦焉學易者合物我人鬼而一之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書虞書大禹謨舜贊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臣若水通曰稽謀也此理在人心本自固有然或有所蔽則此理不明所以不能不資人問詢以警發其良知蓋此理人人同得故也然徒謀於人而不能從

從而不能舍巳皆不足以成徳致治也故宋儒程頤曰舍巳從人最為難事巳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巳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夫人君一有自聖之心則不能兼有衆善而忠言不聞謟諛日至欲其治也得乎堯大聖也而舜稱之不過如此故舜好問好察所以為大智他日告禹亦曰弗詢之謀勿庸禹拜昌言其得於舜深矣三大聖皆資人言以自益況其他乎伏惟聖明欲法唐虞之治宜法三聖求善之心可

焉

商書太甲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臣若水通曰愼者謹也儉德者儉約之德也永長也圖謀也伊尹告太甲當謹其儉約之德不可以欲敗度縱敗禮夫欲與縱皆奢侈失之無長遠之謀者然以約失之者鮮矣故不可不謹於儉約而懷長久之謀也夫人君一身萬化之原奢侈之心一萌則將無所不至此伊尹之所以告太甲必欲謹其儉德也

然常情奢侈皆因徒見目前之欲而無長遠之慮有遠慮者自不容於不儉矣故又繼之曰惟懷永圖從之人君不可不以伊尹之言為切己對病之藥也

商書太甲弗慮胡獲弗為胡成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慮謀也獲得也言人不慮則何所得乎欲其謹思之也不為則何所成乎欲其篤行之也然思者行之主也不思則不能行矣故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夫萬國之正本於人

君之善人君之善本於思為故思者萬善之原聖功之本也為人君者可不加之意乎

商書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臣若水通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傳說告高宗言凡事當謀之於始必念慮之善合於天理然後動慮者心之思也動者思慮之萌達於事者也慮善以動慎動之功也善固可動動以時乃所謂善也若動非其時便是私意程頤曰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

正亦邪亦此意也為人君者可不謹動於念慮之善使發當其時以及天下乎

周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此乃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於武王也大疑謂祭祀征伐之事以至凡國家欲有舉動有關於生靈社稷者皆是謀及乃心斷之已以定其志之是非也謀及卿士庶人叅之衆以天理人心之所同

然也然謀於人之有心不若謀於神之無心之為公焉故終謀之卜筮也夫古之人君不徒謀於心又謀於卿士不徒謀於卿士而又謀於庶人不徒謀於庶人而又謀於卜筮焉其謀之詳如此是以謀無不善而事無不濟後之人君每徇一已之私而不恤卿士庶人之議鬼神之怒者亦獨何哉

周書周官蓄疑敗謀

臣若水通曰此乃成王訓告百官之言也言人之有

所謀為必決斷然後可以成天下之亹亹若積蓄其疑而不决則所謀之事見之不明行之不果必至於敗而不成矣故曰猶豫者事之賊也後之人君人臣共謀天下之治者可不决之於理乎

詩大雅文王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古之帝王之創業孰不欲為子孫千萬世之計哉顧其所謀之臧不臧而天理人欲判焉謀出於天理則以仁

義立國而有可繼之統為可大可久之業矣謀出於人欲則以功利遺後而無可繼之規非久安長治之道矣故周武王之遷鎬即臨辟雝講學行禮以敦天下之大化以淑天下之人心則其所謀者一天理之正所謂以仁義立國矣此其所以為子孫之可繼而綿綿八百年有道之長也雖然豈無所本哉武王受戒丹書深明敬義以成聖學及其出謀發慮無非仁義之懿天理之正有天下者欲為子孫千萬世之計

外天理又豈復有遠圖哉始皇徒欲以長城萬里為子孫萬萬世之業而不知二世已無秦矣豈非逆天理不行仁義之故乎噫可鑒矣

大雅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臣若水通曰訏大謨謀也猶圖也辰時也告戒也衛武公自儆之詩以為謀之在於已者大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則令之播於人者定不朝出而夕改也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矣事之圖於心者遠

不為一時之計而有千百年之規也故辭命之播於下者以時非不戒視成所謂三命而五申是矣然謀猶命令二者皆見於事而實本於心也苟吾心純於天理有所謨猶一天理也天理則公公則大大則遠矣有所告命一天理也天理則正正則定定則時矣夫謀發於中令行於外由中達外一天理之中正則道德在我而人之訓之順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武公知此其亦聖賢之徒歟原其要惟在不愧屋

漏之一言爾

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臣若水通曰書追戎者何譏無備也何以譏無備無遠謀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濟西魯地也西戎遠戎也魯尚有備預防戎何為而至於此未雨無徹桑之謀居安乏思危之計無惑乎戎之入境而不知已去而乃追故曰無備也無遠謀也而國已坐受其弊矣然則為人君者固當思患預防為千百

年之計然後可

僖公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臣若水通曰用兵在謀謀生於機有正有奇所以神其機也聚諸侯之師次陘為正以宣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守境為奇以應八國之援使之腹背受敵進退無所據自非老於謀國智於料敵者不能然也夫惟三代仁義之兵乃能正而不奇以制勝也歟

宣公十二年晋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臣若水通曰書同盟譏也何譏爾不與其盟也譏失謀也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也茍能以忠信相固結結固而不可解各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上下相孚於忠信之化使國無可乘之釁則楚雖强入陳圍鄭敗晉滅蕭之謀焉能載逞乎顧不出此而徒盟誓於鬼神而不謀吾心忠信之不可解者春秋書以譏之不待乎人列國之卿而義自見也宜其盟血未乾將不免於塗地卒致寢門蒲胥之辱析骸易子之慘

而盟果安在哉謀之不臧亦可嘆也已
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臣若水通曰鄭之受伐者何違子展之謀也晉之同盟于戲者何用知罃之策也夫鄭之見伐於楚欲從楚以苟安者子駟也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者子展也子展之謀賢于子駟遠矣簡不用之而盟楚

無慼乎今日之受伐也鄭之行成於晉欲圍鄭以激
楚者荀偃也請還師以儆楚分軍而逆來者知罃也
知罃之策過於荀偃遠矣晉能用之而盟鄭無慼乎
後日之成功也是則進謀在臣聽謀在君鄭以違善
謀而蒙辱晉以用善謀而成功君天下者可不審於
用謀也哉
禮記内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
則去

臣若水通曰方猶對也物猶事也方物而出其謀發其慮則因事制宜而謀慮不過矣知謀慮之道則知仕止之道仕止者謀慮之知幾者也

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臣若水通曰此小司寇之職專以詢民者何哉詩曰

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夫天下之人心同此虛靈所謂聰明也一已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聰明無窮況夫國之危國之遷國之欲立其君三者天下之大事而可以弗詢之衆乎故始則稽于衆而終則斷諸獨衆無不出之謀而已無不斷之志則大疑以定而事無不善矣然此豈可易能哉亦在於忘已而已忘已則衆自盡衆自盡則謀恊謀協則天下之聰明皆已之聰明沛然而無疑也

論語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臣若水通曰慮者謀也憂者患害也遠謀莫過於道道無窮盡以道存心體認天理則自一念之微以至四海之廣自一息之間以至千百年之遠皆道也道無不善善無不吉何憂乎及是則未能貽四海之憂而憂先及其身未能致千百年之患而患先見於瞬息之頃矣世之人君觀此可不為寒心哉夫惟篤於學慎於動則可以免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臣若水通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反覆慮於心謀於人之辭也為政為學皆當如此庶有進修之幾而為政者尤不可不謹先儒有言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謹微之道在於熟思而審處是以欲興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思諸已謀之人真見其為天理之公然後行之如此則不至於逆人心而悖天理危亡之禍可免矣苟或不然徒率意妄行以取一時

之快一旦禍敗將至雖噬臍無及聖人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禹之告君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在聖君賢相猶拳拳致謹若此而况於其下者乎後世君臣欲審於幾事者必自安汝止始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臣若水通曰學之要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體認者心思之用也故曰思則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

苟於視聽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而各致其思焉則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隨處體認而天理見矣夫事雖九而思一也一思之通乎九事如土之通乎五行記曰聰明聖知達天德思之用廣矣大矣

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臣若水通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之知幾應物皆本於心心之是非之矩譬物之有權度也差毫釐

而謬千里其本體惑矣故權度立而輕重長短之差見矣本體立而是非邪正之分明矣故謀事者必正其本以揆萬變君子絜矩聖人不踰矩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分定故也然則君人者可不講於心術之微以為制事之本哉

乾隆御覽之寶
格物通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謄録監生臣趙鳴皋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六

明　湛若水　撰

謀慮下

左傳成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臣若水通曰書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之

聖王思患預防之道也莒子以國僻忘虞非謀國深遠之慮也申公巫臣其智矣乎

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若水通曰夫學與政合一者也孔子論政本於修道以仁又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產雖未知聖學之道其言政暗與之合其曰思其始而成其終無倦

之謂也又曰朝夕行之行無越思以忠之謂也使子產從事於聖門之學則必知王道之政教而不徒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矣故君相以知學為貴

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公遂反

臣若水通曰魯襄公之行止而謀之臧否決矣且公之如楚果為楚國邪則仲叔之言似為是抑為康邪則子服子之言似為是公將奚適哉或曰為康王者從適也為楚國者圖遠也利民者寧遠毋寧邇是皆不然公謀行之初志結康王之好以孚楚國之人為是謀者遂哭於康王之尸畢平生之志出及楚國是

兩得也惜乎其不出此故善謀必本於學穆子之言得之矣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

臣若水通曰穆子魯卿叔孫豹患作慮患其所作也衷中也不得衷以亂事也季武子背盟伐莒以動諸侯之兵穆子幾不免矣廼能慷慨舍生不為貨免且懼作之不衷以攜世卿之心可謂明且遠而慮患深

卒以庇魯之宗宜矣然則君天下者其可不作事謀始而思所以善其後乎

晉語宫之竒曰唯忠信者能留外冦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臣若水通曰宫之竒虞大夫留外冦謂舍晉軍於國也去闇應外之忠安身行事之信皆謀慮之深者也虞公舍晉軍於國而尊之號可謂能去闇安身深長之慮乎使虞公能用宫之竒言豈至危亡也哉後之

為人君者觀此亦可以為不用臣下謀慮之戒也已

晉語郭偃曰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臣若水通曰偃晉大夫監察衆口以為戒謀事揆義而後行內謀於心外度於事日自考省不倦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天民一也輿人之言天心在焉君子鑒惠公之隕師亦可以知懼矣為人君者誠

能内外謀度戒而後行則動罔不臧而天人恊應矣可不慎哉

楚語藍尹亹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

臣若水通曰思者衆善之原也平仲立戚於樽俎子罕慟哭於陽門自古忠賢之臣未有不慷慨竊歎於時者也然孰與訏謨遠猷之為賢哉苟能隨事而致思不溺於飲食宴樂之間則撥亂反正變危為安猶

反掌爾而何以徙付之竊歎為乎此吳楚之辯子西自屈於監尹亹也為人君者其慎之哉

漢獻帝建安十年冬十月秘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

臣若水通曰荀悅申鑒稱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其立論遠而慮患深矣時君不之省而禍亂遂不可救也惜哉後之有志於

天下之治者宜無忽於忠謀焉

劉備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歴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内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公張飛不悦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關張乃止

臣若水通曰謀貴遠不貴近貴大不貴小孔明有荆

益定三分人皆以其謀之善而不知其為第二義而
其志則逺矣大矣盖有荆益以為國資而不在於荆
益也定三分以為巳援而不在於三分也恢復大業
非此莫能遽濟爾惟杜甫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討
謨逺猷甫盖知之矣

晉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曰關中土
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外寇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今因其衰敝宜及兵威方盛反其舊土使屬國

撫夷情安集之又曰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立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又曰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殊族在內然後取足哉

臣若水通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古之聖王嚴

中外之辨非特人道爾其天道陰陽之介當然也江統之論察微知著超然爲識治君子矣惜其論不及此使中外之義未明於天下而徒以區區利害計之爾洪惟我聖祖髙皇帝迅掃元人驅之北土明中外之分辨陰陽之介人道明天道清真所謂刷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萬世之逺猷矣近閒河套之寇歲居其土漸以爲安可慮也聖明宜討謨逺計逐而出之使不知我土之可安而中外不至混淆也萬世幸甚

齊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以為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思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

臣若水通曰書稱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百度者心思之則也心思正而萬變決矣故大學能慮本於知止

明帝多役其耳目心志之神可謂之訏謨遠猷乎韓顯宗諫之是矣惜乎其止於畜神養性保壽而已是故人君之學必養心存神以神天下之化可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勑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

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並聽則公唐之政事謀始於中書審駁於門下所以集衆人之見以同歸於公是也然而謀生於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而後能謀天下之事人君不在於得謀而在於得人使居中書門下者

皆無非人則謀無不臧而同於是矣煬帝之世人皆尚同於非爾用非其人安得不至於是邪

劉向説苑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天下一日萬幾而謀慮不可以不謹也故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言先諸已詢諸人而後謀之卜筮而鬼神

無不依也向之所言似合於聖人之指矣但先謀於謀慮乃訪之白屋詢于芻蕘而後考於著龜可也若先考於著龜矣而又闗之白屋芻蕘焉不已褻神之謀邪此洪範稽疑之序所以必先諸已次之以人而終之以神而謀無不善也雖然謀慮尤其基也誠能隨事體認務有以察見天理之實天人固莫違矣否則中無所主又何假於外哉此人君之心所以貴有主也

班固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决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謀之臧否事之廢興成敗關焉是故物我人神一理也謀及卿士庶人人謀協矣謀及卜筮鬼謀協矣合人鬼於一心夫然後能一天下之理也其古之深謀遠慮者歟

張載理窟曰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

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臣若水通曰善謀慮者之於政治也猶其於學也善謀事者於平心得之善為學者於中思得之張載之學盖得之於精思者也故有得則疾書之程顥謂之曰大率有強探力索之狀而無優游自得之氣願更完養思慮他日自當調暢然則載之此言盖深有感悟於程顥之說也乎夫虛靈不昧者心之體也吾心

之體立則天下之理是是而非非者見矣於思慮也何有舍是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本體惑矣安能善謀乎

程顥劄子有云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爾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琴瑟不和必取而更張之乃可

故也夫更張所以求其和也更張之當否在謀慮之是非不可忽也何者當否見于事也是非生於思也故更張非以為害也非其道則為害也是故君子必慎之於思也易曰革言三就夫革而至於三就則亦慎之至矣伏惟聖明處大寧之世容有不和之弊矣如有所更張焉盍求之易哉

程頤曰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臣若水通曰夫慮之遠近繫於學焉而已矣君子所學者大故所慮者遠小人不學故不知所慮也嗚呼一念之發忘其身以至於禍及其親雖追悔亦無及矣甚矣學之不可不豫也易曰懲忿窒欲其學之道乎從事於此其寡過矣學者尚勉旃哉

張栻經筵講義有云夫治常生於敬謹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

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治亂敬肆二言盡之矣天下之治亂生於敬肆敬肆生於一念苟一念而敬焉則上下內外化之皆思勞勞則善心生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苟一念而肆焉則上下內外化之皆思逸逸則惡心生然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故敬謹驕肆之審

實為萬世長久之謀也嗚呼讀所其無逸之篇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𧮯纖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夫興亡之迹相去之遠如此其初也直一念之微爾為人君者可不鑑哉

司馬光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譏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

而革之用力百倍矣

臣若水通曰初也者端也端也者事之始也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夫六者之端啓而天下亂矣救其亂則難為力治其端則易為功故君子圖難於其易以遠禍亂也雖然微未極而可以救藥者未見其可畏也微而至於見其可畏則恐無所用其畏也已為人君者鑒光之言其可謀之不臧也哉

程顥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思至於

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學而不思則罔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也大矣故凡天下之為惡者弗思爾思之思之又從而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乃精誠之極也雖然君子可思也不可過也如其過也弊斯至矣此季文子所以不見與於孔子歟今之學者必思無邪而後可也

國朝洪武甲辰四月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

善然一時智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臣若水通曰我皇祖諭侍臣及此即君子作事謀始之心也始者念之方萌易之所謂深與幾也謀者心

之妙用易之極與研也惟能極深研幾則由中達外

天理充融智慮洞徹自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

務至於過舉而能悔之更之者鮮矣理苟未明於初

而欲智慮周悉於後胡可得哉皇祖極研幾之神而

猶欲羣臣輔之其靡盈之盛節矣乎

洪武元年四月皇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

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

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

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官詹同等頓首曰陛
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
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
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臣若水通曰夫立教者言不如意意不如象圖所以
示象也觀其象則意得而言忘矣我太祖高皇帝建
極之初思亂亡恒起於安寧也遂命工畫古孝行及
艱難戰伐之事為圖以傳子孫俾之朝夕觀覽盖其

意不以開萬世帝王之業為難而以保萬世帝王之業為貴可謂貽謀之遠者矣故後世子孫處富貴而不驕享治平於不替良以遺訓之具在也伏惟皇上時加覲覽警於心謹於身勤於政以能保帝業於無疆則天下幸甚

洪武十二年上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禍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

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沈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爾

臣若水通曰人君保業之道在於持身持身之功在於愼獨皇祖所謂微與小即獨也一念之方萌也於此而慮則察之精矣於此而防則守之密矣慮且防則遏其欲而存其理矣由是微而顯小而大皆天理

流行成天下之善治獲社稷之久安矣反是所謂禍
與危豈能免哉皇祖諭侍臣及此得慮微防小之要
而知安危倚伏之機也邪人君處富貴宴安之餘忽
畧於微小多矣茍欲無惡於志尚當以皇祖之言為
法

格物通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七

明 湛若水 撰

感應上

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臣若水通曰此中孚卦九二之爻辭陰幽隱之處也靡作縻縻慕悦之意也九陽剛二中位以剛德而居中位與九五剛中相應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

蓋二臣而五君也君臣感通之道誠而已矣誠者心之實理上下同然者也故彼感此應有不期然而然者若不誠則心貳心貳則勢離亂之所由生也上下一於誠則上下交而其志同如腹心手足之一體矣以之作事何事不成乎然則君臣相與感應之際可不誠哉

咸彖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與萬物一氣也故天地之氣相感則太和絪縕而化育成矣聖人之與萬民一心也故聖人感之以吾心之理則丕應徯志而和平致矣天地以氣聖人以心其所以感應者理一而已理一即性一性一即情一情不可見以其所感而見之爾故天地聖人之感人物而無不應者以其情性之同也故即其所感觀之天地萬物之情見矣人君能得人心同然之理有感而必通矣天下其有不和平者

乎故不必求之天下之人心而求之吾心焉可也

咸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臣若水通曰澤雖在下而性好潤山雖在上而土性疏通受潤二物之氣相感通有以虛受人之象君子觀此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虛中者心無一物也心無一物則誠矣故咸感也不從心以無心而感物則物無不應矣是故感通也者心之神也虛也者感通之本也天理也非以虛受以吾心之理相受也

書虞書大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陳謨於舜之言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吉凶之於善惡猶影響之於形聲天道人事感應之速如此漢儒董仲舒亦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亦此意也為人君者一念之發即有感召可不慎乎

大禹謨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若水通曰十日為旬逆命謂不服征也贊佐也屆至也帝舜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日非一日也祇敬載事也齊莊敬慄戰懼夔夔莊敬戰懼之容也允信若順也誠感物曰諴班還振整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皆舞者所執也兩階東西階也格

至也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有動天之德者必能感通之遠而無所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乃舉天道以為滿則損謙則益欲其法天道以益德也又舉人事言舜耕歴山往田之時日號呼旻天以不順父母之故自負其罪以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罪慝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夔夔齊慄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故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而底

豫焉然非特人事為然也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焉夫以天道既如彼而以人事神明又如此而况於苗民乎於是大禹乃還師振旅帝舜乃大修文命德教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夫天道至逺也瞽瞍至頑也鬼神至幽也苗民至難化也而一念修德足以感格之者何邪蓋天地人鬼之理一而已矣故一念之邪正天地鬼神莫不鑒之愚民莫不知之然則人君念慮可不敬謹於獨乎

夏書禹貢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臣若水通曰台我也以禹而言距違也史臣紀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之外又有敬德之化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禹之所行也蓋聖人過化存神感應之妙有如此者亦在乎一心之微爾人君欲致天下之化者當自敬德始焉

商書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有夏先后謂禹也懋勉也方且也暨及也咸皆也若順其性也言夏禹進德之功亹亹未已上天無有灾異山峙川流鬼神享祀無有不安寧者至於鳥獸魚鼈之微無不順其性也由此觀之罔有天灾亦莫不寧者其天地位乎鳥獸魚鼈咸若者其萬物育乎葢禹德既修則以吾心之中和召天地萬物之中和感應之速有如此者後世人主以敬為無益謂天不足畏無怪其灾眚迭

至而覆亡相尋也歟

太甲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隣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先王於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從其命而無不心悅至其隣有邦之民莫不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若來則我無罪矣夫民悅於服命而隣國之民不君其君反

以湯為其君而待其來人民之向背無他一心之感應爾矣然則為人君者可不慎所以感之者乎

咸有一德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天之佑商非天私我商也天之所佑者在一德爾商之得民非商求于民也民之所歸者在一德爾一德者純一之德即天理也夫人心有一毫私意之雜則天理息矣不

雜則不息不息則一故天與民歸非歸商也歸一德也葢一德者天民一者也人君具此一德而上下應之者何邪以一體故也故人君者一念一則天人合一念二三則天人離天人相與之際可不畏哉

周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篇中語也蔡沈曰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臣謂以無逸為所則隨

處隨時有兢兢業業之念人心不死而天理常存矣人君居至尊之位多縱驕逸以至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皆坐此爾周公無逸之一言真可為萬世人君燕安酖疾之藥石也歟

詩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臣若水通曰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續熙明也止語辭假大也此詩言穆穆之文王嘆其繼續光明而能敬止以膺受天命之大如此有以見天人之一

氣也氣一則理一矣理一則心一矣心一則其感應之機一矣是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則其心即天心理即天理氣即天氣實與之脗合無間也感應之理有不期而然者矣苟敬德弗修徒以籲天求應至於封禪禱祀以徼福利特棄天褻天爾後之人主知天人之一理可不敬德以為祈天永命之本乎

周頌烈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

臣若水通曰無競者聖人無心之感也不顯者聖人至德之淵深也訓刑皆法之之意夫天下之大感應而已矣感應之道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無心者也不顯者也天地之常普萬物而無心故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物之應者勃然矣聖人之常順萬事而無情故無競而四方訓不顯而百辟刑人之應者翕然矣此無他無心之感不言之化其理同則機之

自然者不容已爾故人主不患天下之不應惟患其無所以感之者爾

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

臣若水謹曰宋儒胡安國謂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致陰沴宜矣臣謂桓之弑逆起於一念之不善而上天陰沴之應其速如此其可畏哉然則為善者感動於天其機亦當如此矣人君戒懼慎獨以養其中和之德致之於國家天下則天

地之位萬物之育亦其理勢之必然也道豈遠乎哉

功豈難乎哉在一念之微爾

成公元年無冰

臣若水通曰宋儒胡安國謂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

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

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

寒而常燠應之臣謂天道之陽舒陰慘人君之仁育

義正天人未始不相通也成公幼弱縱臣失政亦猶

天之陰陽易位故宜寒而燠此感彼應捷於影響有天下者能審其感應之機五服不濫五刑不弛則陰陽合德而慘舒同運矣

禮記檀弓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臣若水通曰敬信禮義誠慤人之心不假外而有者也其感其應不假物而然者也故不言之信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至信也君天下者躬脩其德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以純王之心成純王之治有不難矣何也以其先得民心之所同然者也

樂記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臣若水通曰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感物而動心之應用也心之感應故不能無聲聲之感應故不能無音宮商角徵羽之相還清濁高下之定位成焉故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樂記曰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

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臣若水通曰噍者竭而無澤也殺者减而不隆也嘽者闡而無餘也緩謂紓而不迫也發者生而不窮也散者施而無積也直者無委曲也廉者有分辨也和不乖也柔致順也皆聲之應也哀樂喜怒敬愛皆心之感也夫聲者心之宣也有是心則有是聲故聲音之道誠之不可掩也是故可以知感應之道矣為人

君者可不正其心以為感應之本乎

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臣若水通曰有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之常本其未發者也感物而動本其已發者也故感於可矜而有惻隱之心感於可惡而有羞惡之心感於交際而有辭讓之心感於得失而有是非之心斯真心矣故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君子觀其

感通之幾而聖學可至矣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臣若水通曰聖人與天地如人之一身無不相通其痛癢忻戚無不相應者清明則心無私欲至虛而靈故志氣如神而足以前知是故凡所願欲之事將至必先有以開發其朕兆者猶天將降雨山川為之先出雲聖人一心之感應亦如是而已為人君者可不

清心凝神以為感應之本乎

論語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臣若水通曰甚矣上下感應之速也其機使之然爾曷謂機理一而已矣理也者人心之所同然而上下達之者也禮義信人心天理同然之機也故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各以其類而應焉如志氣之相感一體之貫通也非夫聖賢之心學足以通天下之志者

其孰能與於斯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王霸之辨如玉之與石然究其本則德與力誠與偽而已矣蓋王道則本之德而由於誠霸功則本之力而出於偽以力服人則無以得其心已以偽感人以偽應也以德服人則得其心已以誠感

人以誠應也故五霸莫盛於桓文姑以其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成湯之興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大畏而小懷其人心之服與不服為何如哉雖然先儒程顥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又曰其要只在謹獨究其德力誠偽之分則又係於人君一念之微爾君天下者有志於王道盍亦反其本矣

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臣若水通曰中庸此章言自至誠以下者當用力以求至於誠也蓋天理根於人心雖昏愚之極天理猶有以時發見者孟子所謂四端此所謂曲也人能因其天理微處擴而充之以至其極則無小大充萬殊之善協于克一也是亦無異於至誠矣由是而形則睟面盎背由是而著則暢於四支由是而明則發於事業由是而動則四方風動由是而變則人皆舍舊從新由是而化則人各反其真而不復舊而天下化

成矣夫誠也者譬之樹木之根也而形著明動變化則譬之樹木之有枝榦花實而生生不息焉一氣之感應也至此則中和極致而位育兩全有本者如是也人君欲感人心而化成天下者盡於致曲求之

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

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禍莫大於間間則疑疑則僭僭則亂矣是故間者聖王之所必去者也平王既任鄭伯父子為卿士而欲貳於虢則是君間其臣也鄭伯

怨王則是臣間其君也君臣相間天理滅矣間而不已至於交質又不已至於交惡史從而書之若固然者則冠履倒置天地反易一時之化人心盡死而九法盡斁矣蓋由平王一念之貳之感應也平王暗弱不足論也鄭伯父子有緇衣之賢者然且至於是鄭之得罪也不尤大歟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寳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臣若水通曰晉文公守伐原之信誠矣乎曰誠與偽不容以髮者也易之革曰已日乃孚革而孚者也其曰未占有孚孚而革者也誠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文公之伐原也刻日持糧而克諜降退舍而待觀其進退同一貪取之心也其誠邪偽邪夫惟大易之咸聖人之感天下以無心也

周語內史興曰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又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臣若水通曰忠分則均者謂心中不偏故處物得其平也攜離也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禮者天理之形體也忠信仁義禮之本也忠分仁行信守義節上之

所以感人者誠矣無怨無讟不偷不攜下之所以應上者至矣故曰禮以觀德德以卜世晉侯之郊勞恭命則其興可以必矣况天子有天下之大其可不以忠信仁義存心以禮自守以濟豐亨豫大之福哉易曰視履考祥此之謂也

格物通卷七

格物通卷八

明 湛若水 撰

感應下

漢淮陽王更始二年大司馬劉秀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

臣若水通曰氷合之說先儒陳傅良論之詳矣大抵以人君不可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或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是固然臣竊以為人心與天相通故匹夫匹婦之志可以動天地況人君為天之元子乎故一念之誠天必歸之一念之惡天必背之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觀光武氷合之應可信矣而況聖學格天之誠乎

人君一念之微實感應之主不可不慎也

東漢光武建武三年馮異攻赤眉大破之帝降璽書勞異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驚震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爾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

乎朕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决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爾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臣若水通曰王者感人以誠人亦以誠應之盆子君臣乞降皆光武推赤心至誠之感自然之應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則人君欲服人心而安天

下者尚監之哉

晉武帝泰始四年南郡民聞羊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臣若水通曰治民之道與其繩之以威孰若懷之以仁與其人望威而畏之孰若人慕信而歸之也觀羊祜杜預皆晉室之望同守襄陽者也一則身没澤存

遺墮淚之碑一則身死名滅無遺愛之流則義仁恩
威之入人蓋可見矣凡為人上者其知所擇哉
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孝文帝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於
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
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露洽獨京城
微少細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
情地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
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見寛勉未必有實方

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蹇咎爾是夕大雨

臣若水通曰民者天之心也敬其民所以敬乎天也孝文值旱躬自悼責其與雲漢憂旱成湯責躬其心何以異是夕大雨天監其衷也嗚呼觀前史有謹戒格天之主凡後世之人君為天之宗子繼天體元者可以玩天灾而不之省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

為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遂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瑀謝不及

臣若水通曰周秦國祚之脩短誠與偽之感應也誠則為仁義偽則為詐力書曰天壽平格多歴年所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豈非天命之脩短乃其自為之感應也邪太宗仁義詐力之說是矣乃又謂

可以逆取而不可不順守不知同心同德之誓順天應人之舉始終何適而非順哉太宗逆取順守之言固為失而蕭瑀得天下則同之説亦未為得也蓋唐之君臣皆未覩於感應之道此唐之治所以雜於偽且霸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

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灾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感應之理相為流通固其宜矣唐太宗為民吞蝗而蝗不為灾豈蝗固有情邪蓋一念之誠上格于天以及草木昆蟲無不感應何也蓋天人之氣其體本一爾噫一念之感而一事之應如此况人君之心學能致中和者邪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

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

臣若水通曰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不可以偽爲也唐太宗之納諫使出於誠則與成湯從諫之心同三王之治不足爲也而有不盡然者魏徵述文子之言以諷太宗可謂切中其病矣然而聖賢誠敬之學雖徵與帝俱未之講也太宗雖志於周官之法徵雖能直諫皆不識君臣之道文武周召固如是哉故君相以講學爲本

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譴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若水通曰天垂象見吉凶仁愛人君之至也故古之人君以象異不見為天忘予許敬宗於彗之見乃諂言歸之高麗可謂愛君乎得非欺君乎乃逢君之惡大罪人也高宗獨能出一善言彗亦隨滅其即宋

景有君人之言而退熒惑者矣感應之理安可誣也
然其所謂不德又有大於此者而戕殺忠良馴致大
禍是天亦有以應之也天命何常為人君者宜畏天
之威而不可少忽也
唐代宗廣德元年郭子儀讓回紇曰汝有大功於唐唐
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
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
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

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豈肯與公戰乎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臣若水通曰天理之在人心無間於中外遠近一也故感之而無不應者此心此理同也郭令公單騎見虜一言而回紇驚服且為出力擊吐蕃以謝過書曰至誠感神矧玆有苗豈不信乎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太宗之業可不戰而復矣惜乎其不能也

唐代宗廣德元年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

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蹤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

鏐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隷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

臣若水通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信之在人雖販夫賤役猶不可一日無而況君臣之大義乎使代宗能用柳伉之言下詔引咎布誠信於天下則人

心響應大業不足復矣知不出此而坐視程元振之誤國至流離而不悔况望其有所感於天下乎孟子曰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陸贄上疏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

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

臣若水通曰孟軻有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也者達上下通人己合前後而一之者也故感應之妙有不期然矣人君特患未誠爾焉有誠而不能感人者哉德宗反謂失於誠信以

致患害何其謬邪陸贄因言規正可謂引君當道志於仁者矣惜乎德宗以不誠之資而不能從是無怪乎其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噫

德宗興元元年帝問陸贄近有甲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令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

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讎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宇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

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灾

臣若水通曰人君代天理物則當以天為心天普萬物而無情豈嘗以猜察為明者哉古之人君以無情御物而不疑者合之於天也卒之天下莫敢不用情而不疑其上其感應之機則然也德宗猜忌經多難而猶不自省向微陸贄因事規諫而罪已之詔猶在人心豈能不失舊物邪嗚呼此人主之心所以當慎

其所感也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贄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涣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臣若水通曰悔過一詔而人之響應如此則誠之足以感人而前謂推誠以致患害誤矣使德宗由此善端擴而充之雖成湯之改過不吝何加焉四海不足保矣此心不繼失之於安樂之時而唐之業遂不競

孟子曰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豈不信乎

唐憲宗元和四年春三月乙酉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狥情又請禁諸道横歛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三月己酉降制放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降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

而憂無救於事

臣若水通曰天人之際至不遠也惟一誠足以通之人君之心上與天通所行出於至誠則有以格天矣憲宗降詔而久旱乃雨天人相與豈可誣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

唐昭宗天復元年六月癸亥韓偓對曰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

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

臣若水通曰君臣上下其感應之機捷於影響上以誠感之則下以誠應之上下一出於誠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以機巧馭之則下亦以機巧應之上下一於機巧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為人君者烏可不誠其意慎其所以感天下者而顧以機巧為哉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

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臣若水通曰誠信之道無感不通者也夫惟信及豚魚而況於人乎世宗欲以誠信而待諸侯庶幾乎知感通之理矣其亦賢矣哉

劉向說苑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寡人欲祠靈山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

臣若水通曰人之所為美惡與天地流通而相為感應者何也其氣同也景公匪純德之主也行晏子之言而致感應之速若人之呼吸者何與蓋一念之誠固已通於天矣況人君能脩其德由一念之微擴而

充之以至乎極則和氣絪緼充塞無間固不特弭變而已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不有望於今日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

臣若水通曰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蓋天人一體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可不畏哉是故人君務脩德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符瑞固所不論也

宋太宗淳化二年旱蝗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臣若水通曰湯大旱以身為犧牲六事自責太宗詔宰相欲將自焚以答天譴庶幾近是乎可謂以誠應天矣翌日大雨蝗盡死其感應之理豈可誣哉使太宗繼此一念之誠而擴充之則仁義不可勝用而成湯格天之功業不難致矣惜乎其未講於成湯懋敬厥德日新又新之學而徒有一念之誠一事之感也

已孟子曰苟能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此太宗之所以止於太宗也歟後之人主欲追三代之治者無他因善端之萌而培養之以達於天下爾

宋真宗祥符九年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至是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振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用民力而為之者也故土木兵甲之役興奇物淫技之事至而民力有所不堪矣民力不堪則怨咨競起怨咨日起則人和日乖而天地太和日傷此水旱灾異之所由以致也真宗禁樂罷宴息營造却貢瑞而雨降蝗死豈偶然之故哉然則人主可不謹於一念感應之微乎

宋神宗熙寧七年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

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行故事爾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命維草詔行之監安上門鄭俠為流民圖以上帝反覆觀圖寢不能寐遂命開封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

衞且漉河所用兵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臣若水通曰安石此對欺君之罪不能掩矣而乃云人事未脩不知所謂未脩之人事孰有大於新法者是又欺天欺人矣神宗感久旱之灾憂形於色又能知人事之未脩即為權罷新法可謂應天以實矣宜其民間呼賀大雨沾洽感應如是之速也安石謂天變不足憂人言不足恤者其亦可謂小人無忌憚之

尤者歟後之人君有臣如安石當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也神宗知安石之誤國而不能誅之惜哉

宋儒程顥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臣若水通曰感而後有應未有不感而應者也是以聖人不責之人而責諸己盡其所以感之者而已矣

程頤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矣更有甚事

臣若水通曰感應之道廣矣哉其觀於天地鬼神之屈伸也日月之弦望也晝夜之相代也寒暑之往來

也其於物也亦然鶴鳴而子和鍾動而谷應也其於
人也亦然人心之寂感也動靜之無端也開言而沛
然也至誠之動物也是故一感應而天下之道備矣
噫君子之學其可忽於吾心之感應也哉
張栻與曾節夫撫幹書有云此間土剛而農惰自前月
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所求舊例祈禱無義理
盡削之只到社壇風雲雷雨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堯
山灘江遣官寮奉祝板瘞山間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

湘南樓雷電倏興下樓雨已下須臾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徧

臣若水通曰書稱望于山川則山川之神信有之矣然而苟無其誠則無其神矣而望其感應也不亦難乎是以張栻一禱於社稷風雲雷雨之壇而雨澤遂至於滂沛何者由有其誠也故凡後之有事於神者其可不知其感通之本哉

宋和靖處士尹焞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

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

臣若水通曰人臣感君之道誠敬為之本託辭氣而達之者也感之不在辭氣也故在易之咸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以之感人亦已淺矣而况感君感天乎惟有誠敬為之本然則辭氣容貌之間無非誠敬之

發自足以格君心之非而感悟之者深矣後之進講於君者洒辭縱欲自若至乃善其辭說於君父之前苟應故事下以是感上上以是應下其視尹焞每經筵而必致其誠也何如為人臣者不能脩德積誠以自盡而往往尤之君何哉

真德秀曰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臣若水通曰人主天地之子也天地人主之父母也

父母之於子其心非有二也故人君居其室而發一念之善焉則吉必應之況其大者乎人主居其室而發一念之不善焉則凶必應之況其大者乎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言其一心之感應也可不慎乎伏惟聖明凝神體察則天人協應福祥駢臻天下幸甚

國朝丙午八月壬子上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上因語之曰天道微

妙難知人事感通昜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

臣若水通曰天人相與之際至不誣也何者天人一心也心一則理一也人君茍能體認天人理一之實

涵養以至之則肅乂哲謀聖之善在我而天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其應也如響矣反是則天理滅而狂僭豫急蒙之惡至而雨暘燠寒風之恒其應也亦如響矣天人感通之速如此其幾在於脩德而脩德不外乎一心爾皇祖深知休徵咎徵之應繫於君德之脩否不惟有得箕子之旨抑以見天人相與之心一也至諭講官以君臣交脩之義尤為切要蓋格天之本雖在君心而沃心之道又在臣職也仰惟聖明繼天